

卷之四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五行志一

貌不恭 淫雨 服妖 雞禍 青眚
屋自壞 訛言 旱 諸 狼食人

續漢志十三

梁劉昭注補

五行傳說及其占應漢書五行志錄之詳矣故泰山太守應劭給

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周

蜀志曰周字允南巴西充國人也治尚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晚古篤學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

忘寢食蜀亡

竝與建武已來災異今合而論之已續前志云

立行傳曰田獵不宿

鄭玄注尚書大傳曰不宿不宿禽也角主天兵周禮四時習兵因以田獵禮志曰天子不宿不宿禽也角主天兵周禮四時習兵因

禽角南有天府將軍騎宮漢書音義曰遊田馳騁不反宮室

飲食不享

鄭玄曰享獻也禮志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周禮獸人冬

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此獻禮之大略也注五行稱鄭玄曰皆出注大傳也漢書音義曰無獻享之禮

出入不節

鄭玄曰角為天門房有三道出入之象也

農時

鄭玄曰房心農時之候也季冬之月命農師計耦耕事是時房心晨中春秋傳曰辰為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

及其姦謀

鄭玄曰亢為朝廷房心為明堂謀事

出政則木不曲直

鄭玄曰君行此五者為逆天東宮之政東宮于地為木木性或曲或直人之象則木不曲直所用為器也無故生不暢茂多折槁是為木不曲直木金水火土謂之五

材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其政逆則神怒神怒則材失性不為民用其他變異皆屬謂

木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

鄭玄曰肅敬也君貌不恭則是不能敬其事也洪範

曰貌厥咎狂鄭玄曰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方儲對策曰君失制度下不恭承臣恣淫慢厥罰恆雨鄭玄曰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氣失則踰其節故

常雨也管子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雨霖不止淮南子曰金不收則多淫雨厥極惡孔安國曰醜陋時則有服妖鄭玄曰服貌之飾也時

則有龜孽鄭玄曰龜蟲之生於水而游於春者屬木時則有雞禍鄭玄曰雞畜之有冠翼者也屬貌洪範傳曰妖者敗胎也少小之類言其事之尚微

也至孽則牙孽也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鄭玄曰病病也貌氣失之病也漢書音義曰若梁孝王之時牛足反出背上也此下

欲伐上時則有青眚青祥鄭玄曰青木色也青惟金沴木鄭玄曰沴殄也凡貌言視

之禍時則有青眚青祥生於此祥自外來也惟金沴木聽思心一事失則逆人之

見變異以譴告人也及妖孽禍病告祥皆其氣類暴作非常為時怪者也各以物象為之占也

說云氣之相傷謂之沴尚書大傳曰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

庶民受之鄭玄曰自正月盡四月為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為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為歲之

夕上旬為月之朝中旬為月之中下旬為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為日之朝隅中至日跌為日之中

晡時至黃昏為日之夕受之受其凶咎也大傳又云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鄭玄曰二辰謂

日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歲之中也日月朝則孤卿受之

日月夕則大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日月中則下士受之其餘差以尊卑多少則

悉矣管子曰明王有四禁春無殺伐無割大陵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賦錢夏無遏

水達名川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秋無赦過釋罪緩刑冬無罰賞祿傷伐五藏故春政不禁則五

穀不成夏政不禁則草木不榮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

不和風雨不時火流邑大風飄屋折樹木地艸天冬雷艸木夏落而秋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

鳴多騰蟊蟲也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簾也馳車充

國者追察之馬也翠羽朱飾者斬生之斧也五采纂組者蕃功之室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能去此取彼則王道備也續漢書曰建武二年尹敏上疏曰六診作見若是供御帝用不差神則大喜五福乃降用章於下若不供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明供御則天報之福不供御則禍災至欲尊六事之體則貌言視聽思心之用合六事之揆以致乎太平而消除輻輳孽害也

建武元年赤眉賊率樊崇逢安等共立劉盆子爲天子然崇等視之如小兒百事自由初不恤錄也後正旦至君臣欲共饗既坐酒食未下群臣更起亂不可整時大司農楊音案劍怒曰小兒戲尚不如此其後遂破壞崇安等皆誅死唯音爲關內侯曰壽終

光武崩山陽王荆哭不哀作飛書與東海王勸使作亂明帝曰荆同母弟太后在故隱之後徙王廣陵荆遂坐復謀反自殺也

章帝時竇皇后兄憲曰皇后甚幸於上故人人莫不畏憲於是强請奪沁水長公主田公主畏憲與之憲乃賤顧之後上幸公主田覺之問憲憲又上言借之上曰后故但譴勅之不治其罪後章帝崩竇太后攝政憲秉機密忠直之臣與憲忤者憲多害之其後

憲兄弟遂皆被誅

桓帝時梁冀秉政兄弟貴盛自恣好驅馳過度至於歸家猶馳驅入門百姓號之曰梁氏滅門驅馳後遂誅滅

和帝永元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皆淫雨傷稼

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六年九月大雨

連月苗稼更生鼠巢樹上十七年雒陽暴雨壞民廬舍壓殺人傷害禾稼

安帝元年四年秋郡國十淫雨傷稼

方儲對策曰雨不時節妄賞賜也

永寧元年郡

國三十三淫雨傷稼

建光元年京都及郡國二十九淫雨傷稼

是時羌反久未平百姓屯戍不解愁苦

延光元年郡國二十七

淫雨傷稼

案本傳陳忠奏以為王侯二千石為女使伯榮獨拜車下柄在臣妾

一年郡國五連雨傷稼

順帝永建四年司隸荊豫兗冀部淫雨傷稼

六年冀州淫雨傷

稼

桓帝延熹二年夏霖雨五十餘日是時大將軍梁冀秉政謀害上

所幸鄧貴人母宣冀又擅殺議郎邴尊上欲誅冀懼其持權日久
威勢强盛恐有逆命害及吏民密與近臣中常侍單超等圖其方
略其年八月冀卒伏罪誅滅

案公沙穆傳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東莫不湮沒

靈帝建寧元年夏霖雨六十餘日是時大將軍竇武謀變廢中官
其年九月長樂五官吏朱瑀等共與中常侍曹節起兵先誅武交
兵闕下敗走追斬武兄弟死者數百人

案武死無兄弟有兄子

熹平元年夏霖

雨七十餘日是時中常侍曹節等共誣白勃海王悝謀反其十月
誅悝中平六年夏霖雨八十餘日是時靈帝新棄群臣大行尚
在梓宮大將軍何進與佐軍校尉袁紹等共謀欲誅廢中官下文
陵畢中常侍張讓等共殺進兵戰京都死者數千

更始諸將軍過雒陽者數十輩皆憤而衣婦人衣繡擁髯時智者
見之已爲服之不中身之災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

更始遂爲赤眉所殺

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要步齟齬笑所謂

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作一邊

別傳曰冀婦女又有不聊生髻折要步者足不在體下齟齬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

自大將軍梁冀家所爲京都歛然諸夏皆放效此近服妖也梁冀

二世上將婚媾王室大作威福將危社稷天誠若曰兵馬將往收

捕婦女憂愁蹙眉啼泣吏卒掣頓折其要脊令髻傾邪雖強語笑

無復氣味也到延熹二年舉宗誅夷

延熹中梁冀誅後京都憤顏短耳長短上長下時中常侍單超左

悺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縱其姦慝海內愠曰一將軍死五將

軍出家有數侯子弟列布州郡賓客雜襲騰翥上短下長與梁冀

同占到其八年桓帝因日蝕之變乃拜故司徒韓寅爲司隸校尉

呂次誅鉏京都正清

臣昭案本傳寅誅左愴貶具爰雖剋折姦首群閹相蒙京都未爲正清

延熹中京都長者皆著木屐婦女始嫁至作漆畫五采爲系此服妖也到九年黨事始發傳黃門北寺臨時惶惑不能信天任命多有逃走不就考者九族拘繫及所過歷長少婦女皆被桎梏應木屐之象也

靈帝建寧中京都長者皆曰輦方笥爲粧具下士盡然時有識者竊言輦方笥郡國讞篋也今珍用之此天下人皆當有罪讞於理官也到光和三年癸丑赦令詔書吏民依黨禁錮者赦除之有不見文他曰類比疑者讞於是諸有黨郡皆讞廷尉人名悉入方笥中

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筵篋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爲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多擁胡兵填塞街衢虜掠宮掖發掘

園陵

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已爲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輶已爲騎從互相侵奪賈與馬齊案易曰時乘六龍已御天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如馬詩云四牡騤騤載是常服檀車煌煌四牡彭彭夫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服之乎遲鈍之畜而今貴之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也其後董卓陵虐王室多援邊人已充本朝胡夷異種跨蹈中國

熹平中省內冠狗帶綬已爲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門或

見之者莫不驚怪

袁山松書曰光和四年又於西園弄狗以配人也

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

厥妖狗冠出後靈帝寵用便嬖子弟永樂賓客鴻都群小傳相汲引公卿牧守比肩是也又遣御史於西邸賣官關內侯顧五百萬

者賜與金紫詣闕上書占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强者貪如豺
虎弱者略不類物實狗而冠者也司徒古之丞相壹統國政天戒
若曰宰相多非其人尸祿素餐莫能據正持重阿意曲從今在位
者皆如狗也故狗走入其門應劭曰靈帝數以車騎將軍過拜擊臣內尊又贈亡人
顯號加於頑凶印綬汙於腐屍昔幸有睹被髮之祥知
其爲戎今假號
雲集不亦宜乎

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采女爲客舍主人身爲商賈服行
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其飲食已爲戲樂此服妖也其後天下大亂
風俗通曰時京師賓婚嘉會皆作魁樞酒酣之後續以挽歌魁樞喪家之樂挽歌執紼相偶和之
者天戒若曰國家當急殄悴諸貴樂皆死亡也自靈帝崩後京師壞滅戶有兼屍蟲而相食魁樞
挽歌斯
之效乎

獻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爲長躬而下甚短女子好爲長裙而上
甚短時益州從事莫嗣昌爲服妖是陽無下而陰無上也天下未
欲平也後還遂大亂袁山松書曰
禪位於魏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
尚未變詔曰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宣帝黃龍
元年未央宮雌雞化爲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卽位立王皇后
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爲雄冠距鳴將是歲后父禁爲平
陽侯女立爲皇后至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曰后兄子爲大司馬
由是爲亂臣竊推之頭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
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
頭冠或成爲患茲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遂破壞四方疲於賦
役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致天下大亂

桓帝永興二年四月丙午光祿勳吏舍壁下夜有青氣視之得玉
鉤玦各一鉤長七寸二分周五寸四分身中皆雕鏤此青祥也玉
金類也七寸二分商數也五寸四分徵數也商爲臣徵爲事蓋爲

人臣引決事者不肅將有禍也是時梁冀秉政專恣後四歲梁氏誅滅也

延熹五年太學門無故自壞襄楷曰爲太學前疑所居

本傳楷書無前疑之言也

其

門自壞文德將喪教化廢也是後天下遂至喪亂

永康元年十月壬戌南宮平城門內屋自壞金沴木木動也其十二月宮車晏駕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平城門內屋武庫屋及外東垣屋前後頓壞蔡邕對曰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郊祀法駕所由從出門之最尊者也武庫禁兵所藏東垣庫之外障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厥妖城門內崩潛潭巴曰宮瓦自墮諸侯強陵主此皆小人顯位亂法之咎也其後黃巾賊先起東方庫兵大動皇后同父兄何進爲大將軍同母弟苗爲車騎將軍兄弟並貴盛皆統兵在京都

其後進欲誅廢中官為中常侍張讓段珪等所殺兵戰宮中闕下更相誅滅天下兵大起三年二月公府駐駕廡自壞南北三十

餘間中平二年二月癸亥廣陽城門外上屋自壞也

獻帝初平二年三月長安宣平城門外屋無故自壞至三年夏司

徒王允使中郎將呂布殺太師董卓夷三族

袁山松書曰李傕等攻破長安城害允等

興平元年十月長安市門無故自壞至二年春李傕郭汜鬪長安

中催迫劫天子移置催塲盡燒宮殿城門官府民舍放兵寇鈔公

卿已下冬天子東還雒陽催汜追上到曹陽虜掠乘輿輜重殺光

祿勳鄧淵廷尉宣璠少府田邠等數十人

五行傳曰好攻戰

鄭玄注曰參伐為武府攻戰之象

輕百姓

鄭玄注曰輕之者不重民命春秋傳曰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

飾

城郭

鄭玄注曰昴畢間為天街甘氏經曰天街係塞孔塗道衝保塞城郭之象也月令曰四鄙入保

侵邊境

鄭玄曰畢主邊兵

則金不從革

鄭玄注曰君行此四者為逆天西宮之政西宮於地為金金性從刑而革人所用為器者也無故

鎔之不銷或入火飛亡或鑄之裂形是為不從革其他變異皆屬沴也洪範曰從革作辛馬融曰

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銷鑠也漢書音義曰言人君言不見從則金鐵亦不從人意謂金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言之不

從是謂不义

鄭玄曰义治也君言不從則是不能治其事也

厥咎僭

鄭玄曰君臣不

厥罰恆陽

鄭玄曰金

殺殺氣失故常陽也春秋考異郵曰君行非是則言不見從言不見從則下不治下不治則僭差過制度奢侈驕泰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侯僭上陽無以制從心之喜上憂下則常陽從之推設其蹟考之天意則大旱不雨而民庶大災傷淮南子曰殺不辜則國赤地

厥極憂

鄭玄曰殺氣失故於人為憂

時則有詩妖

鄭玄曰詩

時則有介蟲之孽

鄭玄曰蝮蠱蜎蟬之類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屬金

時則有大禍

鄭玄曰犬畜之以

則有口舌之病

鄭玄曰言氣失之病

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介蟲劉歆傳

呂為毛蟲义治也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民訛言相驚司隸并冀州民人流移時鄧

太后專政婦人呂順為道故禮夫死從子之命今專主事此不從

而僭也

古今注曰章帝建初五年東海魯國東平山陽濟陰陳留民訛言相驚有賊捕至京師民皆入城也

世祖建武

古今注曰建武三年七月雒陽大旱帝至南郊求雨即日雨

五年夏旱京房傳曰欲德不用茲

謂張厥災荒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四陰眾出過時茲謂廣其

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

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君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

物根死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為火所傷春秋考異

早冤獄結旱者陽氣移精不施君上失制奢淫僭差氣亂感天則旱徵見又云陰厭陽移君注民惡陰精不舒陽偏不施又云陽偏民怨徵也在所以感之者上奢則求多求多則下竭下竭則潰

君不仁管子曰春不收枯骨伐枯木而起去之則夏旱方儲對策曰百姓苦士卒煩碎責租稅失中暴師外營經歷三時內有怨女外有曠夫王者熟推其祥揆合於天圖之事情旱災可除夫旱

者過日天王無意於百姓恩德不行萬民煩擾故天應以無澤是時天下僭逆者未盡誅軍多過時古今注曰

六月九年春十二年五月二十一年六月明帝永平元年五月八年冬十一年八月十五年八月十八年三月並早

章帝章和二年夏旱時章帝崩後竇太后兄弟用事奢僭古今注曰

夏雒陽旱四年夏元和元年春並旱案楊終傳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為廣陵楚淮陽濟南之嶽徙者數萬人吏民怨曠上疏云久旱孔叢曰建初元年大旱天子憂之侍御史孔豐乃上疏曰

臣聞為不善而災報得其應也為善而災至遭時運也陛下即位日淺視民如傷而不幸耗旱時運之會耳非政教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省畋散積減御損食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為成

湯之事焉天子納其言而從之三

日雨即降轉拜黃門郎典東觀事
和帝永元六年秋京都旱時雒陽有冤囚和帝幸雒陽寺錄囚徒

理冤囚收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降

古今注曰永元二年郡國十四旱十五年丹陽郡國二十二並旱或傷稼

安帝

古今注曰永初元年郡國八旱分遣議郎請雨案本紀二年五月旱皇太后幸雒陽寺錄囚徒即日降雨六月京都及郡國四十大水雖去旱得水無救為災

永初六年夏旱

古今注曰三年郡國八四年五年夏並旱

七年夏旱

元初元年夏旱二

年夏旱

三年夏旱時西羌寇亂軍屯相繼連十餘年

六年夏旱

古今注曰建光元年郡國四旱延光元年郡國五並旱傷稼

順帝永建三年夏旱

五年夏旱

陽嘉二年夏旱時李固對策

已為奢僭所致也

臣昭案本紀元年二月京師旱郎顗傳人君恩澤不施于民祿去公室臣下專權所致也又周舉傳三年河南三輔大旱五穀傷災天子親自

露坐陽德殿東廂請雨

冲帝永嘉元年夏旱時冲帝幼崩太尉李固勸太兄及兄梁冀立

嗣帝擇年長有德者天下賴之則功名不朽年幼未可知如後不

善悔無所及時太后及冀貪立年幼欲久自專遂立質帝八歲此

不用德

古今注曰本初元年二月京師旱

桓帝元嘉元年夏旱是時梁冀秉政妻子竝受封寵踰節

延熹

元年六月旱

京房占曰人君無施澤惠利於下則致旱也不救必蝗蟲害穀其救也貴譴罰行寬大惠兆民勞功吏賜鰥寡稟不足案陳蕃上疏宮女多聚不御憂悲

之惑以致水旱之困也

靈帝熹平五年夏旱

蔡邕作伯夷叔齊碑曰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禱請名山求獲答應時處士平陽蘇騰字玄成夢陟首陽有神馬之使在道明覺而思

之以其夢陟狀上聞天子開三府請雨使者與郡縣戶曹掾吏登山升祠手書要曰君況我聖主以洪澤之福天尋興雲即降甘雨也

六年夏旱

光

和五年夏旱

六年夏旱是時常侍黃門僭作威福

獻帝興平元年秋長安旱是時李傕郭汜專權縱肆

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九年夏四月旱

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曰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是時更始

在長安世祖爲大司馬平定河北更始大臣竝僭專權故謠妖作

也後更始遂爲赤眉所殺是更始之不諧在赤眉也世祖自河北

興

世祖建武六年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是時公孫述僭號

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五銖漢家貨明當復